

“警营四季”系列
COOLAUTUMN

陈艳军 著

冷秋



人民武警出版社

“警营四季”系列

COOLAUTUMN

陈艳军 著

冷秋



人民武警出版社



冷 秋

陈艳军 著

人民武警出版社

2006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冷秋 / 陈艳军著. —北京:人民武警出版社, 2006. 9

ISBN 7-80176-185-5

I. 冷... II. 陈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12347 号

书名: 冷秋

作者: 陈艳军

出版发行: 人民武警出版社

社址: (100089)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武警部队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数: 290 千字

印张: 13. 75

印数: 1-3000

版次: 200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176-185-5/I·059

定价: 30. 00 元



作者简介

陈艳军，湖南人，1972年12月入伍。本科学历，大校警衔。

主要作品：

《走出怪圈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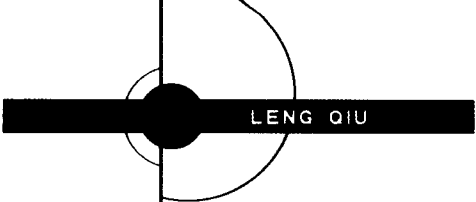
《红烛泪》

《阳光士兵》（荣获第七届
武警文艺长篇类二等奖）；

《暖春》

《酷夏》

发表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等近五十万字。其中，短篇小说《明天执行枪决》获首届金盾文学奖。



LENG QIU

冷秋

出版策划 / 李静喜

责任编辑 / 刘立华
责任校对 / 赵晓丽

封面题字 / 毛广瀚 封面设计 / 肖 燕 李 齐



第一章

立秋刚过十来天,坡地上的那些野草就开始枯黄了。院里几株枣树的果实摘去以后,叶子就一片片地落下。早起刚刚打扫干净的院子,不到栓子爹一袋烟的工夫,已是树叶满地。栓子爹早起从地里干活回来,看见满院子的树叶就喊:栓子,院子咋不扫哩?你小子看来是要懒到脚跟转筋了。

栓子娘从厨房里出来,看见栓子爹一脸的怒气,赶紧为栓子开脱说:娃儿早起就打扫了,是这天时树叶不落咋办?

栓子爹不说话了,蹲在大门口的青石板上抽旱烟,吧嗒吧嗒,一袋烟就抽完了。栓子爹是那种歇不了脚的勤劳人,四周看了看,就拿起扫帚扫院子,庄稼人做活做惯了,闲下来手脚痒痒得不自在。别以为庄稼人生下来就是辛劳的命,他们知道守清闲的日子好过,他们知道吃香的喝辣的自在,可他们不是城里人,他们一日三餐只能指望着刨地,地刨扎实了,收成好了,一家人才能活得像样,才能不被人家看不起。栓子爹扫完院子,又到茅房里把几桶做肥料的洗脚水和人尿掺到一起,然后担到院子旁边的坡地里浇庄稼。浇地的时候,粪桶里散发出阵阵刺鼻的味道,栓子爹闻这种味道已经习惯了,并没有皱眉头,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,反而大口大口地吸着气。没有大粪臭,哪有五谷香?庄稼就是闻这臭气味儿长大,然后变成粮食,

端到饭桌上的。忙了一个夏天，现在秋种也完了，栓子爹觉得轻松多了，接下来的活儿就是打理好这些准备越冬的庄稼。别看秋天的活儿轻，可也是耽误不得的，种庄稼就这样，像女人养娃儿一样，小苗儿得养好喽，不然就会病怏怏没了个形状。不趁早把这些小苗儿弄好了，来年春收的时候就没有好收成，没有好收成，一家人就要勒紧裤带熬过一个夏天，等到夏天的谷子收了，一家人才能放心地吃上一顿新米做的饱饭。因此，栓子爹无论刮风下雨，他都不停下来，他不想过那种饥不饱肚的日子。栓子爹小的时候是饿饭饿怕了的，那种饥饿是钻心的饥饿，人软绵绵的像山里秋天的柿子一样。阳树沟的人都说，你懒地一时，地懒你一年。做田活的人都应该懂得这个浅显的道理，可偏偏就有人不懂，那人就是栓子。栓子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，成天像霜打的萝卜蔫蔫的，在家跟爹干农活不成，到深圳珠海那样的大码头找工作也不成。栓子成了栓子爹和栓子娘的一块心病。唉，这祖祖辈辈都是做田活的，栓子咋就不行了呢？栓子爹和栓子娘没能耐，他们不可能给栓子谋份日头晒不到下雨淋不着的活儿，栓子就得像祖辈一样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做田活！

他爹，吃饭啦！栓子娘站在院子里喊在坡地上干活的栓子爹。

栓子爹闷头闷脑地应了一声，然后又闷着头把粪桶里的肥料浇完，浇完粪栓子爹围着地转了一圈，哎，这庄稼咋的啦？天天上粪浇水咋不见长哩？

他爹，吃饭啦！栓子娘又在喊。

栓子爹又闷头闷脑地应了一声。看着从地里冒出来的小苗，再看看地边的野草，野草又长出来了，而且长得一棵比一棵



粗壮。要是庄稼像这野草就好了，用不着打理事人也就轻松多了。偏偏这该死的野草疯长，而且拼命地和庄稼争肥。栓子爹在地里不知道转了几圈，觉得地里该锄草了，这该死的杂草不除，庄稼就没法儿长了。回到院子放下粪桶，栓子娘就端来热水放在门口，让栓子爹洗了手脸好吃早饭。

他娘，地里的草该锄了，要不那些苗子长不出来，栓子爹用毛巾擦着脸说。

吃了饭，我和栓子去地里。栓子娘说，栓子说他要参军。我想给在云阳城的他表舅爷胡磊打个电话，求他帮个忙让栓子参军去算了，不然娃儿呆在家里也没有出息。

不是说栓子他表舅爷退休了吗？栓子爹问。

栓子他表舅爷是退休了，可表舅爷的女儿，我那表妹子还在部队，听说当的什么参谋。栓子娘说，上次表妹子来电话，说有什么事要办就找她。

那你就试一试。栓子爹说，说话客气一点，人家要是说有困难就算了。再说，栓子这熊样，即使当了兵也未必能当个好兵。

试试吧！要不栓子像公子哥儿似的呆在家里，眼见心烦。栓子娘叹着气说。

栓子娘把饭菜端上了桌，栓子才从里屋出来，两只眼泡肿肿的，像害了场病似的。栓子在镇上的中学上的高中，爹娘每月给他二百块伙食费，千叮咛万嘱咐他好生读书，给爹娘争个脸面。可栓子的心思没用在在学习上，却在镇子上交了一帮耍拳弄棒的朋友，每天晚饭到食堂吃碗红烧肉后，就去和朋友们耍拳弄棒。栓子的拳脚功夫练得咋样？栓子爹和栓子娘没见识过，但听人说，功夫还行。有一次，县上的一帮愣头青在镇上一家饭馆



里惹事，栓子碰上了，呼呼啦啦的一顿拳脚功夫，把县上来的愣头青们硬是打出了馆子，饭馆里的老板娘还请栓子撮了一顿。虽然栓子生在农家长在农家，但天生有一副好骨架，个儿不说，浑身的肌肉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，说话的声音像打雷，站在哪里哪里便有了股虎气，几千上万人的镇子提起栓子没人不知无人不晓。可惜栓子的书没念好，高中毕业了，不少同学上大学去了，他却提着铺盖卷儿回阳树沟来了。阳树沟那些过去一直认为栓子有出息的人，见栓子提着铺盖卷儿回了阳树沟，眼光都变了。啥咧！喝了十几年墨水也没喝到县上省上去，照样回阳树沟刨地。

其实，栓子也知道自已不是块读书的料，那些英语字母和那些化学符号他是看见就晕，于是学习学不进，就迷上了拳脚功夫。栓子学习拳脚功夫，并不是为了防身，或是在人前人后作恶，他更大的目标是想去武警部队当兵。他在电视里见过武警的功夫，那可了不得，如果当上了武警，那就有了他立身的本钱。栓子的这种想法，没有对爹娘说过，就连他最好的朋友“骚骡子”，他也没有说过。“骚骡子”叫马金标，和他同学，现在已经去省城上大学去了。马金标上大学，栓子一点也不羡慕，他觉得蛇有蛇路鼠有鼠道，他栓子就是当兵的料。他栓子参了军当了武警，又有一身拳脚功夫，日后不一定比马金标差，说不定还能混个军官来当哩。

栓子，快吃！吃了饭跟娘去坡地上薅草去。栓子娘说。

栓子埋着头吃饭，眼皮儿都不抬一下。薅草？祖祖辈辈的薅草，啥时候是个头啊！栓子不明白，爹娘年轻的时候，招工招干正红火，他们怎么就没有想过离开阳树沟，却甘心情愿在地里



薅草呢。像表舅爷胡磊，参了军当了官，一辈子就在城里呆了。哪像爹娘刨地刨得日头出，刨地刨到太阳落，没出息！

栓子，这刨土的活儿也有讲究的，用了心就有收成，不用心呀，就只有挨饿的份儿。栓子爹闷声闷气地说。

栓子知道爹说话的意思。栓子想全家就只有那几亩地，就是把心思用尽了，又能刨出金娃娃来呀！栓子不想反驳爹的话，就是说了爹也不会理解他，反而惹出爹的更多话来。他栓子不甘心刨一辈子土，不甘心！就是不甘心！

栓子家里还没吃完饭，村里的香保就来了。香保是村口九老馆的小女儿，比栓子小一岁。香保长得一副好身材，脸面儿也挺中看的，在阳树沟的妹子当中不说数一也能数二。栓子喜欢香保，但他又觉得香保没文化，所以，喜欢香保的那种感情，栓子从来不表露。他栓子是啥人物？高中毕业生，又有一身阳树沟没人比得上的拳脚功夫。如果什么时候栓子打定主意喜欢香保了，那还不是荞麦田里捉乌龟，手到擒来！对香保没有表露感情，栓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他爹娘不喜欢香保的爹九老馆。没有分田到户之前，九老馆是阳树沟的会计，掌管着阳树沟的财务大权。有一年，栓子娘病得不行了，栓子爹找到九老馆，想从财务上借十块钱给栓子娘看病。九老馆摆出一副官腔，说超支户不能借钱，阳树沟一沟沟的人养着你们全家还不知足呀？那时候，栓子的爷爷奶奶在世，栓子爹还有三个弟弟，两个妹妹，栓子娘刚过门，一家九口人就靠栓子爹和栓子娘挣工分养家，在阳树沟是数得着的穷户。由于栓子娘的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，到现在落下了老病根，到三十几了才生了栓子。想想这件事，栓子的爹娘就格外地恨九老馆。

栓子，山里的蘑菇出来了。香保说。

呵！栓子明白了，香保是想邀他上山去采蘑菇。阳树沟山上的蘑菇可是十里八乡都出了名的，到了秋天，山上的野蘑菇遍地都是，鲜的好吃，晒干了的炖肉也好吃。每年到了这个季节，阳树沟的人都要上山采蘑菇的。香保采蘑菇可真能，去年秋天，栓子和香保上山采蘑菇，一上午的时间，香保采了满满一篮子蘑菇，而他采的蘑菇连篮筐底儿都盖不上。后来，香保把她采的蘑菇倒了一半在他的篮子里。那次上山的时候，栓子对香保说，他不是采蘑菇的料，以后不采蘑菇了。今天，香保又来邀他采蘑菇，难道香保把他去年说的话淡忘了？

栓子，那就不去薅草了，跟香保采蘑菇去吧。栓子娘看着香保说。

栓子觉得采蘑菇的活儿比去坡地里薅草好，坡上太阳火辣辣地烤，人浑身上下的汗像流油似的；采蘑菇的活儿咋说也在林子里转，有树有阴可以遮挡太阳，还可以到沟沟里的小溪旁纳凉。再说，有香保在身边话儿也多，他可以看香保的腰身，听香保格格的笑声，有时候近了还可以闻到香保身上的汗味儿。

栓子抬起头看了看娘。栓子爹不高兴了，说坡地上的草实在该薅了，不然就要耽误了庄稼。栓子望着爹那张被旱烟熏黑了的脸，把头埋了下去。娘收拾着饭桌上的碗筷，香保则站在一边不说话，两只手不停地抚摸着垂在胸前的辫子。栓子抬眼看了看香保，又看看爹的脸，爹的脸上愈发黑了。

香保，你家活儿完了？栓子爹吸着旱烟问。

香保点了点头，眼睛却望着栓子。栓子站起来，趿着拖鞋走到大门口，一屁股坐在青石板上。香保跟到大门口。栓子，去不

去呀？香保睁着两只大眼睛问。

栓子点点头，挎上竹篮子出了院子。香保转头看了看栓子爹，跟着栓子走了。栓子娘看着栓子和香保走远了，摇着头叹口气对栓子爹说：这娃心里空落，让他和香保一起去散散心也好。娃儿嘛，能干啥活儿哩。

栓子爹吧嗒吧嗒抽几口旱烟，睁眼看了看栓子娘没有说话。

栓子爹在地里干活还没有回来，栓子娘做好饭，到院门口搭着凉棚看了好几次，觉得无事可做，就想起了给栓子表舅爷胡磊打电话的事。栓子娘拨了电话号码，电话接通了，而且接电话的正是栓子的表舅爷胡磊。栓子娘的亲舅舅和胡磊是嫡亲姨表兄弟，胡磊没参军的时候，栓子娘去看舅舅，必定也要去看胡磊。那时候，几家人走得格外的亲，虽然胡磊和栓子娘一般大，但是栓子娘很尊重胡磊，见着面都是表舅表舅的喊得格外亲热。有一年，胡磊家闹了水灾，房屋被冲垮了，胡磊在栓子娘家住了大半年才走。胡磊家重新盖房子的时候，栓子娘还去胡磊家帮了半个月的工。后来胡磊当兵去了，栓子娘就很少见到胡磊了，特别是舅舅和外公外婆去世之后，栓子娘就和胡磊家断了来往。不来往也就生分了，加上农村的活儿忙人也累，白天干完活，晚上回家倒头便睡，慢慢地栓子娘也就记不起胡磊来了，要不是栓子想参军，栓子娘怕是不会记起栓子有个表舅爷在云阳城里当官。栓子娘在电话里给胡磊说了半天话，胡磊才记起栓子娘是谁。胡磊知道栓子娘是谁了，说话变得热情起来，让栓子娘有事尽管说，栓子娘也就把栓子想当武警的事说了。栓子娘担心胡磊不会马上答应的，没想到胡磊答应得很痛快，还说娃儿到部队锻炼锻炼很好。栓子娘打完电话，栓子爹扛把锄头

回来。栓子娘喜滋滋地把胡磊答应栓子去当武警的事告诉了栓子爹。栓子爹听着并没有表示出喜悦,只在鼻腔里哼了一声。栓子爹是那种言语不多又很稳重的人,他在心里想,就是胡磊答应了栓子去当武警,栓子也未必能当出个像样的兵。栓子爹虽然没当过兵,但他听人说过当兵的苦,栓子是个贪图享受的家伙,当兵那份苦他能受?

他爹,你是啥态度,说出来听听嘛!闷葫芦干啥呀?栓子娘看着栓子爹问。

栓子爹闷头抽着旱烟,叹口气说:啥态度?就怕你儿子不中用!

栓子娘不言语了,儿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,她能不疼栓子?但娃儿大了,心思也多了,娃儿想着参军,也未必不好呀!让她担心的是,栓子的书没念好,军队里干啥都要文化,万一文化不够用,栓子也就只能当两年兵又回阳树沟了。阳树沟的日子啊,栓子娘是呆了半辈子了,啥时候能活出个样子来呢?这些年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去了,剩下的都是老老少少的守在村子里,田地荒芜了,没有人气了,叫栓子呆在阳树沟又有多大的出息?说不准儿叫栓子参军也是一条路,这条路栓子能走出什么样儿来,也只能靠他自己。她和栓子爹都老了管不了太多的事了,再说,栓子的事她哪能管一辈子呢?

他娘,娃儿想参军就让他去,不过你要给娃儿讲好了,参了军就不要想家,一路奔前程,不出息不许回来。栓子爹抽着旱烟闷着头说。

唉!栓子娘叹着气说,娃儿大了,由着他去吧。娃儿在部队出息当然好,不出息也没办法,谁叫他生成是阳树沟的命呢。

其实,栓子爹也怕栓子再回到阳树沟来。栓子上高中的时



候,阳树沟的人都指望栓子上大学,给阳树沟争脸面,结果,栓子卷着铺盖卷儿回来了。现在,如果栓子能当上兵,还托着他表舅爷的面子,这兵要是又当砸了,栓子爹在阳树沟就再没有面子了。栓子爹又点燃了一袋旱烟,抽得吧嗒吧嗒地响,栓子娘看了一眼栓子爹,提着猪泔桶喂猪去了。栓子娘知道,栓子爹是要面子的人,栓子没能考上大学回到阳树沟以后,老东西的脸就没有晴朗过,说话也像阴云里的闪雷,叫人听着不知是啥滋味。栓子这娃也真是的,干吗不好好读书,把阳树沟的天撑大一些,学那拳脚功夫管饱肚子呀?唉,栓子成今天这副模样也怪栓子娘,学校的校长老师反映栓子不用心学习,成日跟镇上的一帮闲哥儿们舞拳弄棒的,她去了学校,把栓子叫到学校旁边的树林里臭骂了一通,还把栓子弄进馆子吃了牛肉面。栓子说他喜欢舞拳弄棒的活,还说了一大堆道理,她也就不说啥了。娃儿还小不懂事,学学舞拳弄棒不招惹是非也罢了。可到头来呢……唉,栓子娘一声接着声地叹气,她好后悔啊,可现在后悔还有什么用呢?栓子是出了窑的砖,不可能砌到大学的大楼上去了。大学那是多么诱人的地方呀,在那地方呆了的人就是坐小车的命,就是指手画脚的命,就是吃香喝辣的命,栓子这辈子怕指望不到了。这参军的事儿呢,就像栓子爹说的,怕是也不中用!栓子的表舅爷胡磊是老高中生,又是吃过枪炮子儿的,他当官住大城市那是应该的。可栓子呢,连饭都没有饿过,知道啥叫苦哟!栓子娘把一桶猪泔倒进猪食槽里,两头浑身滚圆的猪儿,哼哼唧唧地大口吃着食。农家人指望啥,指望地里的收成,指望圈里的猪能疯长卖个好价钱,再呢,就是指望儿女们能出息了。前两指望,栓子娘都能办到,可这后面的指望,栓子娘心里打鼓了。

他娘！栓子爹闷着声在喊了。

栓子娘提着空甬桶走进屋子，栓子爹蹲在厨房门口抽旱烟，那脸上更阴沉了。晚上吃啥咧？栓子爹闷着头问。

栓子娘揭开锅盖，锅里的水开了，她把淘好的米倒进锅里，用铲子搅动几遍后，拿出一只木盆放在灶台上，然后又把一只编织得密密的竹筊子架在木盆上。这是农家煮饭的方法，把锅里的米捞起来放进竹筊里沥干米汤，饭放进锅里小火焖熟，米汤则留下来喂猪，猪儿吃了长膘。一切都弄完之后，栓子娘对栓子爹说：晚上炖了猪骨头架子，等娃儿回来再吃。

栓子爹站起来，把烟锅在门槛上使劲敲了敲，然后仰头看了看天井上方的天色说：都一天了，和香保死哪儿了呢？这娃儿看来是不中用了，怕是要唱出阳树沟的好戏哩。

栓子娘看了栓子爹一眼说：别这样说娃，你心里闹得慌，以为娃儿真是那种茅房里头的石头呀！我看你也别太上心，阳树沟好多人家不都这样？要是参不了军，来年让他去外头打工去。省得你看着心烦。

栓子爹还想再说什么，看见栓子和香保嘻嘻哈哈进院子来也就罢了。栓子背着满满一篮子的野蘑菇，身上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。



第二章

栓子参军了,如愿以偿地当了武警。

送新兵的火车到达云阳火车站的时候,正是下半夜的两点。栓子跳下火车四处望了望,就直接朝运新兵的汽车跑了过去。

跑什么呀跑?栓子停下来,看见一个戴少校警衔的警官怒视着他!上汽车呀!栓子鼓着腮帮子说,我叫栓子,刚下火车。

我以为你是刚下飞机呢。少校警官喝令栓子回到刚才下车的地方去。

栓子嘟噜着嘴往刚下车的地方走。有什么了不起嘛!要不是看你是个小干部,我一拳砸瘪你的脑袋。

柳栓子,你他妈的刚才跑哪儿去啦!急出老子一头汗来了。栓子刚站稳,接兵的刘连长一脸怒气地指责他,你以为这里是阳树沟呀,走哪条道爬哪座山你都知道。这里是云阳,国际大都市,知道吗?别山里人进了城两只眼睛忙不赢!再瞎跑把你送回阳树沟去!

栓子受大气了,站在队列里浑身像沾满毛毛虫似的难受。这部队的官说话也够损的,不就是以为下了火车还要搭汽车吗?就这点事儿,值得你们发那么大的火训人吗?刘连长亮着公鸭似的嗓门点完名,喊声向后转,就跟着大伙儿去上汽车。那名少校警官戴着白手套指挥这指挥那,哪里乱了,他就去哪里训